

神奇人物梅樂斯

(上)

● 費雲文 (自由作家、著有戴笠新傳、民國人物新傳)

履險蹈危的中國通

梅樂斯 (Milton E. Mills) 是一位美國的海軍中將，曾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代表美國海軍來中國從事情報技術合作，他與一般美國將領不同，因為工作是秘密的，所以姓名從不上報紙，不做風雲人物。不高高在上的坐在辦公桌上發號施令，而是親自腳踏實地走遍前線戰地，履險蹈危，在所不惜，曾經被刺五次，受傷二次。而且他與中國情報合作融洽很愉快，合作無間，成效卓著。與美國在戰時與其他國合作，難免發生隔閡情事相比較；真是一種超出想像的奇蹟人物。他雖是西方人，但品德道義上，卻有中國君子人物的素質，他的確是一個神奇的好人。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美兩國，為在中國戰區和遠東海域打擊日軍，成立「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簡稱中美合作所) (Sino American Co-operation Office)。由美國海軍的部份人員與我國「軍委會調查統計局」一部份人員組成。工作活動範圍遍及中國淪

陷地區和沿海各地。從事情報、氣象、電訊、突擊、破壞、心戰等工作。曾經訓練工作人員一千三百廿八人，以及屬於「軍統局」指揮的游擊部隊四萬九千一百八十人；與日軍作戰一千八百七十七次。自民國卅二年七月正式成立中美合作所，至卅五年七月結束。

戰後，美國海軍部曾發表公報，說明「中美合作所」提供的軍事、電訊、氣象情報與海岸偵察；是美國太平洋艦隊和在中國沿海活動的美潛艇，攻擊敵軍的惟一情報來源；有助於美海軍與敵海軍在西太平洋的決戰。而其對敵軍陸上交通、後勤供應，也經常予以嚴重的破壞。因此，「中美合作所」三年的努力奮鬥，對盟軍能提前于一九四五(民國卅四)年獲得最後勝利，有很大貢獻。

最難能可貴的，是美國朋友認為：「中美合作所，就其與中國軍統局密切合作的程度而言；實為此次聯合國作戰中的各嚴密組織、能不受語言障礙，而始終融洽無間的惟一機構。」然而，何能致此？那是由於中美

雙方人員所發揚的相互尊敬信賴竭力合作的精神，和同甘共苦共患難的奮鬥生活。而其關鍵則在於擔任主任的戴笠的開明、公正，堅持國家尊嚴、工作第一的立場；以及擔任副主任的美國梅樂斯將軍 (Milton E. Mills) 的謙恭誠摯，實事求是的品德與作風。

梅樂斯自一九二二(民國十一年)年在美國海軍官校畢業後，即派來中國工作，有五年之久。他對中國的河川港口的情形相當熟悉。並且還學會說廣東話與國語。在香港和他來自美國的未婚妻結婚，經常往中國各地旅行。對中國的風俗人情多有了解，可算是個「中國通」。一九二七(民國十六)年他任滿返美，再進海軍官校攻讀電機工程，繼入哥倫比亞大學進修獲碩士學位。一九三六(民國廿五年)年再派來中國，與其妻子學習中文，先後到過天津、北平、南京、上海等地方。三年後，他又奉令返美，因為時間充裕，他決定帶著妻子和三個小孩，作中亞之遊。先由海防、昆明到仰光；再經由印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到希臘，然

後在雅典搭輪船返美。

來華從事情報合作

一九三九(民國廿八)年,他奉派在美海軍部的「內部管制委員會」任記錄官,官位少校,次年,曾在中國多年的李威立上校(Wills A. Lee)兼任「內部管理委員會」主任,對中國人民抵抗日軍入侵的不屈不撓精神和應付困難的能力,極具信心;常常與梅樂斯談起遠東局勢。很關心美海軍在西太平洋的氣象情報,因為日軍的侵華持久性質,而再難獲得。他以為如果能由美海軍派觀察員到中國去和中國人合作做該項工作,將是對中美雙方都有裨益的事。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突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美海軍金氏上將、李威立將軍(即李上校)與戴笠的代表蕭勃(我使館武官)在華盛頓大飯店討論:「如果允許美國海軍在中國放手去做,將可以做那些工作,將以何種方式合作,去有效打擊中美美的共同強敵日本?」梅樂斯已晉升中校,也參加討論。蕭勃當即提到包括交換情報、訓練游擊隊、從敵後策應美海軍打擊日敵等項目。同時也提出很多中國可以協助美軍的方法。金氏上將聽了,將信將疑;尤其對我國敵後工作是否確具能力,有所質詢。蕭勃乃就討論中參閱的中國大地圖,手指沿海各地,說明:「無論梅樂斯欲往何地,敵後工作人員均可派人護送指引,保證安全到達完

成任務。如果所言不虛,則一切合作計劃,均可順利進行。否則,一切作罷。」金氏上將當即決定照討論的結果進行中美合作事宜。即令梅樂斯為代表美海軍進入中國從事情報合作的負責人。草擬「友誼合作計劃」,確定由美國供給技術(含人員)、器材、械彈、與我國情報機構合作;由我國提供人員,在中國沿海及被日軍攻佔的地區,建立水電爆破站、氣象報告站、情報偵察站、電訊偵譯站及行動爆破站等機構。並且先運送若干器材械彈往印度,以便轉運來華運用。該項計劃,不久即奉美海軍部批准,提交蕭勃轉呈中國政府先作原則上之同意。幾天後,蔣介石委員長復電到美,表示歡迎;並且指定由戴笠負責合作。梅樂斯遂於民國卅一(一九四二)年四月五日離美轉巴西、印度來華。當時,金氏上將交付他的任務是:「盡你所能,很快建立一些基地,準備接應美海軍於三四年之內在中國沿海登陸,同時,盡力協助海軍,騷擾敵軍」。

此時,梅樂斯已晉升中校,既然已知他去中國合作的對象為戴笠;於是他到國務院及海軍情報署,希望能從資料中了解戴笠的為人。所得的答案,卻說:「戴笠所主持的秘密組織叫『藍衣社』,專門從事暗殺、拘禁政敵等暴行,是個聲名狼藉的人。」大家都勸他小心,最好不要跟戴笠搞在一起。

與戴雨農真誠相處

他于民國卅一年五月三日抵達重慶,次日與戴笠相見,第三天,戴笠就邀請他和美國駐華大使館的海軍武官麥克胡一同去「軍統局」參加一項高級人員出席的工作會議,使他對戴笠和「軍統局」的觀感為之一新。

他覺得戴笠並不是如美國情報資料所形容的壞人,而是一個「聰明幹練、剛毅果決、輕鬆誠懇、和藹可親的人物,既無一般中國官場繁文縟節,卑躬屈節的禮數,也無裝腔作勢故作神秘的傲慢神態,性格上近似西方人」。因而他更感覺到與戴笠相處「令人忘倦」。同時他也發現「軍統局的組織是一個實事求是、講究效力、不尚空談敷衍的軍事情報機構。不但看不出半點專制恐怖的气氛,而且充份顯示出民主作風和蓬勃朝氣。他以為:「軍統局的高級幹部沒有一個是唯唯否否的人,當戴笠叫我簡報我對中美合作工作的提議時,他們都很專心的傾聽,然後毫無顧忌的發問,並且說出贊成或反對的理由來。我提的每個細節,他們都充份了解,也充份發揮他們的意見。當戴笠表示原則同意,並且根據大家意見作出結論時,他們都點頭表示贊同」。

在會議時,梅樂斯提出他最迫切的,是希望獲得大量氣象情報,進行無線電密碼偵譯,以及在中國沿海日軍經常使用的水域中佈雷。在美國供給的新式氣象器材尚未運來前,戴笠卻下令「軍統局」于數日後即能提供包括中國沿海各地、甚至越南、緬甸、泰

中國、台灣、菲律賓、婆羅州等處的敵情和氣象報告，給梅樂斯參考。他才知道戴笠領導的「軍統局」組織，遍及敵後與海外地區，而發動工作的神速、效率的高超、確具有不可輕視的力量。

當金氏上將與蕭勃在「華盛頓大飯店」討論中美合作時對我國敵後工作的能力，本未表示深信。曾商定：「以敵後工作能否安全護送梅樂斯到中國沿海任何一個指定地點遂行任務」，為「中美特種技術合作」的先決條件。因此，梅樂斯在會後，立即要求戴笠派人護送他到沿海一帶去視察。不料戴笠不但馬上答應親自陪他一行，並且還同意他攜帶一名早來我國的無線電專家魯西（Al R. Lusey）同行。

實地觀察極為艱辛

同年五月廿六日，梅樂斯與魯西，由「軍統局」的劉鎮芳等人陪同，由重慶出發，利用卡車、滑竿、轎子等交通工具，緊急時喬裝平民徒步偷越敵境；但每到一處均有當地的「軍統局」秘密組織人員接應掩護。所以能順利暢通，毫無驚險的到達福建浦城。戴笠也於百忙中趕來相會。六月九日，卻遭敵機十一架的襲擊轟炸，梅樂斯腿部為彈片所傷。戴笠親自為他包傷，並提出「訓練裝備五萬名游擊隊去打擊敵人」的計劃。梅樂斯覺得此次東南之行，身經目睹之下，已經証實了金氏上將對中國敵後工作能力的疑慮

是多餘的。何況他所奉的命令，本有「儘可能建立一些基地，從事任何足以騷擾敵軍的事？」於是他接受了戴笠的建議，剛巧魯西即將返美，梅樂斯即將來華以後與戴笠相處情形，並且附帶一張提供器械物資的清單，由魯西轉送，向金氏上將及李將軍提出報告。

六月十三日，戴笠因緊急公務奉蔣中正委員長電召先回重慶，改由「軍統局」在東南的一位高級幹部趙世瑞繼續陪同梅樂斯一行前往沿海各地。他們經過浙江的麗水到達溫州海岸，然後再到福州；改由軍統局的另一位高級幹部陳達元負責引導和接待，轉往漳州。勘察廈門灣和金門一帶將來設立海岸觀察哨、氣象觀測站和無線電台的場所，用以監視日艦的往來。

由於金門和廈門當時已被日軍佔領，梅樂斯、陳達元一行的偵察工作，極為艱辛，他們走遍了百餘哩的沿海地帶，穿越金廈兩海灣的大小島嶼、蓮河、大小嶼、澳頭、集美、廈門的白石砲台、何厝、五通、禾山機場、高崎、嵩嶼等處；很巧妙的閃避了日軍崗哨的發現，實地觀察了每一座海岬和高地，拍成照片，有一次為了偷拍廈門飛機場和日軍總部所在地的虎頭山及鼓浪嶼的照片，曾大膽的在附近小島上過夜，終於被日軍發覺，引起了一場戰鬥！但仍能達成任務，于七月一日安返漳州，七月十九日回到重慶。

印度遇刺腿部受傷

梅樂斯返重慶後，當即電報華府，說明戴笠是中國不在報端露面但最有力量的一人，他所領導的「軍統局」在敵後確具威力；如與他推誠合作，必能圓滿達成任務，否則，美海軍將無法在中國沿海行動一步。同時並請求增派人員來華。一面趕赴印度催查「友誼合作計劃」第一批運華物資的下落。

當他到印度接洽空運無線電器材及車運機槍彈藥來華妥當，並且付諸實施時，他卻遭到一次意外，據他自己說：

「午夜，火車開到阿拉哈巴站，我走上月台散步，突然一個人走近我，舉刀向我後腦頸便刺，我急忙閃身，可惜不夠快。刀鋒刺進右臂，刺客也倒下。我的腿部又受了一刀。我踢他的下巴，他滾下月台爬過列車逃去。當時車站停著一列火車，車上的印度軍醫為我作緊急治療。就在此時我發現月台上留有刺客的舌尖，顯然是我踢他下巴時被他自己牙齒咬斷的。」

翌日我們這列火車到達加爾各答，我又去看醫生，從傷口中取出刀尖，我立即將刀尖及半段刺客的舌尖交給戴笠將軍駐加城代表。次日我便搭機飛到重慶。戴將軍對我遇刺事異常重視，指揮其部屬查訪刺客。不到兩星期居然查到了，刺客乃是漢奸，有一半韓國血統，是山東煙台附近日本人辦的間諜學校訓練出來的。」

成立中美合作機構

一直到一九四二（民國卅一）年底，梅樂斯與戴笠的合作只是中美雙方口頭上的諒解。同時中美雙方也正積極進行成立正式合作機構的事。於是於一九四三（民國卅二年七月一日正式成立「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

（Sino-American Special Technical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簡稱（Seco）依照協定蔣委員長派戴笠為主任，美國派梅樂斯上校為副主任，其所負主要任務為（一）蒐集交換軍事情報和氣象情報，支援美國太平洋作戰，壓制敵軍。（二）策應美軍在我東南沿海登陸，反攻敵軍。（三）展開對敵破壞和心戰工作，擾亂敵人，牽制敵人，強化我軍態勢。（四）作育人才，培植新生力量。

根據協定的原則，訓練方面，美國應負責協助我訓練游擊武力，以及情報工作、氣象、爆破等技術；組織方面，美國應協助我建成氣象站、電台和偵測台。以上兩項，美國僅派技術和教育人員，但需供給充分的器材裝備；中國方面，除了供給人員，還應負責運輸，供給在中國境內的基地設施，甚至「軍統局」本已建立的情報設施。

因此，軍統局乃以其在東南沿海地區的情報組織，和各鐵道破壞隊以及所指揮的別動隊、忠義救國軍和泰國挺進軍等單位，與美國合作；接受「中美所」的訓練和指揮運用。

根據協定，「中美合作所」的主任是中國人，副主任是美國人，他們對於整個「中美所」的作業都享有否決權。戴笠和梅樂斯都看得清楚，創造一種國際間的信任，最重要的因素，乃是為達成共同目標而必需獲致的真誠協議；為了急切的戰勝日本人，雙方都不容許有類似種族性的偏見存在。戴笠固然不願以優越的地位，強迫美國人做一件不合理的事情；梅樂斯也不願憑藉否決權來固執成見的造成意見的分歧。雙方都是在互相尊重，互相信賴之下進行工作。因此，「中美所」的全體人員他們每人所希望做到的是如何克敵致果，如何協助戰區的國軍；他們的努力，從未得到相反的效果。

梅樂斯常常訓誨他的部屬，不要讓別人以為他們有優越感。他曾說「我們美國人，一方面固然不容許被別人屈服；同時也應該克制自己，不要想屈服和我們共事的中國人」。根據他和戴笠親赴東南沿海的經驗，他以為「許多缺陷和弱點，都必需自己解決；一個人如果不從親自經歷中去瞭解戰地的各種問題，而祇坐在辦公桌上憑空想像的發號施令，那是不切實際的。」所以他鼓勵美國人，必須多去戰地獲得經驗，在中國從頭學起。

中國是個貧窮的國家，尤其在獨力支撐了四年抗日戰爭以後，格外的顯得拮据困難，公務人員的待遇非常菲薄；戴笠的「軍統局」人員，雖然擔任了特殊艱巨的任務，也

不例外。但戴笠卻本著中華民族一貫的自強自立的精神和蔣委員長「中美情報人員日常生活應嚴肅化」的訓示，絕不願接受美國金錢的贈與，來改善同志的生活待遇，來獎勵工作的進行。他的此一基本合作立場，特別引起梅樂斯和美國朋友的尊敬，也更增進了合作的密切。

梅樂斯和他的部屬，經常發現接受訓練的「軍統局」同志之中，很多能幹的人才；他們負擔充滿了危險的任務，顯然不是想獲得那微薄的薪水，而是基於他們對國家的忠貞，對事業的信仰。

因為他們的薪金，相當于國軍官兵的待遇；縱然有些額外津貼，也微乎其微，僅足添置些出差的服裝和零星費用。但他們卻越窮越堅定，越奮勇。梅樂斯將軍曾向戴笠提出一項計劃，他建議「中美所」的人，凡是做諜報和破壞工作能完成一次任務的，一律發給獎金，由美國支付。但戴笠沒有同意，他以為「效忠是不能用金錢買到的」；這就是「軍統局」的基本精神，也足以說明戴笠和美國合作的立場。

在中國戰場上打擊日軍，最好讓中國人自己來充分表現他們的力量，這是理所當然的事；但美國人的協助，除了技術知識和武器物資以外，最重要的是一種尊敬信賴竭力的信心，增強工作的力量；而且還可以建立部隊的信心，增強工作的力量；而且還可以使雙方同舟共濟的奮鬥生活，成爲一種永恆不忘

的珍貴友誼！「中美所」的合作精神，就是如此！

飛來高雄佈水雷

「中美所」正式成立後，梅樂斯除陪同戴笠去各訓練基地巡視外，最迫切的任務是實施在中國沿海及南洋被日軍控制運用的港灣佈雷，爲了進行這項工作，早於民國卅二年初，即將佈雷所需的新式「電磁水雷」利器及工作人員運送到昆明。於是開始他與駐在昆明的美國「十四航空隊」合作，展開佈雷行動。

「十四航空隊」，在太平洋戰爭未爆發前原名「飛虎隊」，由當時中國空軍官校任總教官的美國空軍退役上校陳納德所發起，召集一批美國駕駛人員，以志願的性質協助我國作戰，推戴蔣中正夫人宋美齡爲名譽隊長。太平洋戰爭既起，美國與日本宣戰，陳納德復加入美國空軍，晉升准將，由美國增加其設備，改組爲美國的十四航空隊。陳納德和梅樂斯一樣，對中國內情比較熟悉，他們都了解戴笠的爲人和「軍統局」的實力；相信與「軍統局」合作，可以相互爲用。因此，梅樂斯以爲「中美所」如欲在各海灣佈雷，最好能和「十四航空隊」密切合作。

合作開始，先調「中美所」的柯克中尉和伊門斯少尉（Willison S. Emmons）去陳納德總部，分析飛行員偵察飛行獲得的照片；並由「軍統局」協助肅清昆明機場附近的間

諜，設置專用電台，後來不斷增加人員和業務，成立了「十四海軍單位」。——其後民國卅三年五月，已經包括照像偵察與判讀、佈雷、電訊情報、空戰情報等業務。其中電訊情報與「中美所」及海軍單位的聯繫尤爲密切。

第一次佈雷，以越南海防港爲目標，于民國卅二（一九四三）年十月實施。當「中美所」的海岸瞭望情報人員報告發現有九艘日本船艦開赴海防時，即開始行動，先由「十四航空隊」出動一批轟炸機，猛炸海防港附近的空軍基地，分散日軍的注意，另一批飛機則由佈雷專家們將水雷投入海防港的水道，當時，日軍尚不知我之目的不是空襲而是佈雷，港內船隻恐慌之餘，紛謀閃避，一艘三千噸貨輪，匆忙開出港外，恰巧碰上我剛投散的水雷，立即爆炸，沉沒在港口最狹窄的瓶頸地帶，使其海港無法於短期內恢復使用。

另一方面，原擬駛往海防的日軍船隊，聞知海防被炸，無法進港。被迫暫停於海南島海峽中的一個毫無防衛的小港附近，都關閉了無線電訊。又被「中美所」的電訊偵察單位發現此一徵象，判明船位；立即轉知「十四航空隊」出動飛機，緊跟猛炸，炸沉六艘、傷二艘。

第二次佈雷，以海南島的榆林港爲目標，因爲當時日軍已在榆林港灣建立海軍基地。民國卅三年初，出動的飛機飛臨榆林港上

空時，恰巧遇上一場意外的暴風雨，其中一架飛機的機身，居然結了冰，情勢危急，於是機群臨時在一千二百呎的空中，將四枚水雷，緊急投入兩百公尺的深水中，對日艦的自由進出形成妨礙。

八月，再往台灣高雄佈雷，由梅樂斯親自率領一隊飛機前往。先以五架轟炸機猛炸港內岸勤設施，吸引日軍防空砲火。梅樂斯的兩架飛機，卻乘機低飛，在五百呎的空中，順利投下五枚水雷，接著，再接再厲，再在其他港灣展開行動，僅僅八月份一個月內，即已投下八十八枚之多。稍後，梅樂斯接到美國艦隊通知，佈雷工作，限期到當年年底爲止。因爲美軍已計劃于次年五月反攻菲律賓了。

冒險犯難返美復命

民國卅三年三月中旬，梅樂斯接獲華盛頓聯合參謀本部的電令，具體說明美軍將于當年十二月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登陸。令他迅速將中國沿海自廈門至上海各港口和登陸海岸、各島嶼和突出地帶，詳加調查，製成詳盡實錄，拍攝照片，送交總部。以便美艦隊選擇登陸地點之參考。同時責成他加強蒐報與海軍有關的情報，查明「中美所」指揮的游擊隊，對協同作戰可能貢獻的力量和所能發生的作用。

他立即報告戴笠，呈准蔣委員長：決定盡力協助美軍達成願望，配合整個反攻決戰

。當計劃分從週密觀察東南沿海情勢，加強情報部署、策動海上游擊部隊、加強訓練裝備、調整部署加強運輸供應等多方面齊頭並進。並且充份運用「中美所」指揮的游擊隊和行動爆破隊，一面在東南攻佔若干沿海島嶼，與國軍協同作戰，進攻某些重要城市，不僅發動全面性的攻擊，而且也進行一連串的小型「打打藏藏」的攻勢，使日軍疲于奔命，失去平衡；一面在全國各地，作呼應性質的突擊破壞。

於是，戴笠與梅樂斯親自再赴東南沿海作更詳密的觀察，于民國卅三年五月，抵達福建建甌的東峰，秘密約會已與「軍統局」取得聯絡的海上游擊隊張為邦、張逸舟、蔡公等代表，策動他們接受新的任務，提出輪流秘密調訓所屬官兵幹部的計劃，以及先加強海岸監視日軍、提供情報的具體方法。並立即付諸實施。

可是，日軍發動「長衡戰役」，前鋒已達長沙。戴笠于六月十六日赴江西鉛山，趨晤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會商戰局。梅樂斯也接獲金氏上將電令：「無論湘、粵、贛戰局如何變化，仍需于短期內完成對廈門一帶的偵察任務，然後返回重慶，提出報告。」

梅樂斯爲了把握時機、完成任務；即于十七日改穿我國便服，喬裝傳教士，在「軍統局」閩南站长陳達元接引下，由福州經潭頭，登陸長樂縣的梅花鎮，測繪照相，然後循陸路到金峯街，十九日攀登大社與小社間

的牛角山，勘察地形，測繪海灣，廿一、二日再南下龍田、高山一帶，向平潭、南日島、西灣、內馬尾等處海灣攝影。當時日僞軍隊常在南日附近海面檢查，大小船隻均已停航。於是乃改循陸路沿崇武、晉江、深滬、金井、圍頭、石井、蓮河、金門大小嶼、澳頭、馬巷一帶勘察照相，再由集美乘舢板船赴廈門員通港猴嶼拍攝照片，登陸嵩嶼，然後于七月一日抵達漳州。

當梅樂斯、陳達元一行由崇武乘船抵達晉江的祥芝，準備登陸時，岸上的閩省保安團，誤認他們是日軍，竟開槍射擊。幸而經由「軍統局」的泉州組長周馬岱奉命前往接應，及時阻止，始免於難。再由圍頭乘船經深滬灣而去蓮河時，適逢漲潮，帆船無法控制，竟然流向金門島淪陷區，情勢緊急。幸賴全體人員通力掙扎，等到中午退潮後始脫險境。梅樂斯抵達漳州後，即趕赴贛州，與正在處理要公的戴笠相見，報告觀察經過。戴笠以西南局勢緊急，先著梅樂斯返回重慶，自己親派陳達元等人會同美員觀察漳州一帶內陸水陸交通情況，並在華安籌設「中美訓練班」，儲訓閩籍青年，作爲配合美軍登陸，收復金廈之用。

當梅樂斯從贛州乘飛機飛往桂林時，四枚定時炸彈，卻在跑道上爆炸，抵達桂林後，也被炸，死了兩個美國人，此種變故，當係歹徒欲暗害梅樂斯，幸而未波及，亦云險矣，他由桂林抵達昆明後，彙集了所有觀察測量的資料與照片，編成一部偵察報告

。卻巧遇到剛從美國來華的潘特上校 (W. L. Pater)，攜有尼米茲上將的命令，要求「中美所」派員協助其前往東南沿海，勘察海灣的地形、水位和交通狀況，以及各地可能籌建倉庫碼頭、機場等設備。經梅樂斯報告戴笠同意，派人陪同潘特上校去漳州，由陳達元在「華安中美班」中挑選學生十二人，施以攝影測量訓練，編成四組，分赴廈門、鼓浪嶼、金門、三都澳、湄州島、南關港、龍田半島等地觀察攝影，交予潘特上校，于十月中旬帶返重慶。另設在浙江瑞安玉壺的「中美第八訓練班」，也應美方要求，派人陪同美員，在張爲邦游擊隊的掩護下，赴浙江沿海拍攝海灣照片，交給潘特上校，連同梅樂斯前次所觀察的資料，編成一項「潘因特偵察總報告」返美復命。

註：該項計劃，因美軍改變戰略，直取沖繩島，未在台灣及華東登陸而擱置。

本雜誌本期如有掉頁、缺頁、污損，請寄回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調換。

本雜誌所發表文字及圖片，未經徵得同意，一律禁止轉載，如有侵犯依法追究。